

## 瓜 记

虞燕

## 丝瓜

黑豆似的丝瓜籽儿有着意想不到的顽强和活络,搁哪就能在哪落脚。瓜壳裂开如尖尖小嘴,肆无忌惮地吮吸着雨露。毛根晃晃悠悠地探出来,白嫩嫩水灵灵,一眨眼就扎进土里生了根。

一对椭圆的嫩叶托举出心形的初生叶片,恭敬谨慎的模样。随着茎蔓生长,叶片由嫩绿转为深绿,从心形变成掌形。奶奶逢人便讲,这是我孙女种的丝瓜,我孙女种的。是我随手把瓜籽丢在奶奶屋前的,丢的时候还惋惜,那么像黑瓜子的丝瓜籽儿怎么就不能炒了嗑呢?

丝瓜苗轰轰烈烈地分孽长叶,伸枝放藤。杆分枝,枝分藤,藤分蔓,与屋下的美人蕉纠缠得难解难分。没等奶奶心疼完她的美人蕉,纤韧的瓜藤已准准地扑向了屋墙。这飞檐走壁的功夫真是了得,噌噌噌,一个不注意,它就霸占了整个墙面,风一吹,像一挂碧绿的瀑布,站在那儿,仿佛会被满墙的绿意泼溅一身。

等丝瓜像一张绿色的网撒向屋顶,我才明白先前小瞧了它的野心。夜晚的风簌簌吹过屋顶,闭上眼,似乎能感觉到藤蔓和瓜叶在瓦片上轻盈地伸展、舞蹈,还有,气体进出植物小孔和薄膜的呼吸声,细细的,均匀的。睡不着,偷偷睁眼,坐在床沿的奶奶微微闭眼,手指正娴熟地转动佛珠。我听见丝瓜在开花,在结果子。这句话,我忘了是否说出了口,但它在那个夜晚,在我的心里,像被呼啸的风吹得鼓了起来,泼刺刺地响着。

毒花花的阳光对丝瓜没辙,它照样绿叶抖擞,黄花明艳,出落得鲜翠生动。引得土蜂和蝴蝶竞相吟唱起舞,挥舞着的捕蝶网都吓不跑它们。从稻田对面的土坡上远远望过来,奶奶的小瓦房如披上了一层绒毯,绿底黄花的绒毯,在那些灰头土脸的房子中出类拔萃得人惊呆。

满月般的花儿逐渐萎焉,瓜儿却像气球似的一忽儿都被吹大了一——挂的、躺的、直的、弯的、胖的、瘦的,身材修长,姿态各异,每一个都绿盈盈,鲜灵灵。某天,一推门,那个犹如从天而降的丝瓜,从屋檐垂下来的丝瓜,冷不丁被木门弹了一下后,直挺挺在空中晃了好几下。奶奶边笑边拍胸口,这歪瓜,吓我一跳。

奶奶有个木梯子,用来采摘那些踮脚越脊的丝瓜再好不过。她站在梯子上,我捧着竹篮子仰着头,满眼都是深深浅浅的绿,植物的清香淡淡的、悠悠的,在鼻子底下打着转。奶奶不时低头,微笑着看向我。手里的篮子一点一点变沉,刚摘下的丝瓜冒着鲜活的生气。我的心里静静的,有一种笃定的幸福缓缓滋长着,恍若,一切都会天长地久似的。

## 南瓜

南瓜秧伸胳膊踢腿飞一般地长了开去。柔软的藤蔓,玲珑的叶片,嫩得滴水,绿得诱人。

南瓜藤赶路赶得起劲,像被谁紧追着。艳阳下,大雨里,它不顾一切地匍匐,舒展,昂首,一夜不见,连冲带窜又长出一大截。几阵大风吹来,叶片纷纷抱在一起,哆嗦得像要钻进地里去。风过后,瓜叶长得更蓬勃更夸张,如一把把毛茸茸的小蒲扇。粗韧的藤儿望见了院墙,它顿了顿,寻思着要去瞧瞧墙那边的风景。终于下了决心,咬咬牙一路张牙舞爪地蔓延、攀爬,一口气登上院墙后,它长长地舒了口气。还没来得及跟墙那边的茄子、丝瓜、蜻蜓、小猫们打招呼,却见莹莹家的南瓜藤横冲直撞而来。

相逢是缘,两家的南瓜藤过起了和睦的日子,藤蔓相互纠缠交叠,在细细密密的时光里日渐婆娑。斑驳的院墙从此葱茏起来,墙身被肥绿的叶片铺满,金黄的南瓜花耀眼得跟小太阳似的。风一吹,宛如一幅动态油画。

清晨,揉着蒙眬的睡眼推开木门,吱呀门响之后接上了一声“啊呀”,南瓜难道是趁我们熟睡时挂上院墙的吗?两个青皮小南瓜头碰头在墙上荡起了秋千,顽皮如站在墙下的我们。早晨的阳光金晃晃地照过来,照见南瓜上那层雾一般的薄皮,照见瓜叶上珊瑚状的经络,照见我们脸上稚气的绒毛。睁大眼睛四处搜寻,“啊呀”“啊呀”声接连不断,南瓜好会跟我们捉迷藏啊,好多花蒂下都偷偷串起了珠子似的小果,一个个嫩气得惹人怜爱。风拂过叶子,抖落一地细细碎碎的阳光,一转眼,藤上还有个南瓜朝我调皮地嘟起嘴。

南瓜在我们眼皮底下疯长——南瓜比我们的脑袋瓜还大了,南瓜像大红灯笼那般大了。院墙下,小黄狗小花猫扭着身子走过来走过去,走累了,停下来仰着头看看南瓜,尾巴微幅摆动,算是跟南瓜打了招呼。南瓜长得旺,东一窝西一窝,绿的黄的红的,圆胖胖的大果子像许多个不安份的孩子,到处撒欢。或大摇大摆端坐于墙上,或懒洋洋躺在墙角,或羞答答地藏于叶片下,有个别特淘气的,竟从墙上翻了个跟头下来,将瓜藤坠成一个大大的“V”。真是个人操心的南瓜。

时常,母亲和莹莹妈乐呵呵地各抱一个南瓜,站在院墙下谈论南瓜。这个南瓜皮儿七凹八凸的,肯定粉糯,做芦稷米饭(用芦稷、南瓜、黑豆、糯米等熬煮)正好。母亲做的芦稷米饭喷喷香甜糯糯,莹莹妈做的南瓜饼黏黏软软软糯糯。我把摘进屋里的南瓜都弹钢琴似地弹了一遍,边弹边想,南瓜真是好瓜。

院墙角有个特壮实的南瓜,瓜皮红如蛋黄,蛋黄上又像撒了层薄薄的细糖霜。这是留着做种的南瓜,母亲待它如自己的孩子,轻柔地抚了一遍又一遍。

## 裴国松

浙东四明山脉南翼为雪窦山,山麓有一座宋代发族的溪口古镇。

五代时期,明州(宁波)奉化城北的布袋和尚,曾多次上雪窦禅寺讲经弘法。北宋起,中国佛俗皆认同这位呵呵笑的大肚和尚,为中国化弥勒佛的原型,从而雪窦山被尊崇为弥勒应迹圣地,弥勒根本道场。时隔百年后的北宋景德三年(1006年),雪窦山麓、剡溪之涓,溪口大兴土木而建村。不久,人口逼近八千之众。南宋以降,溪口始为通向四明山和天台山腹地的关隘,连接明越两州的交通要道,继而成为这一带山区的经济和文化重要辐射点。自清末起,这里成为中国近现代重要历史人物蒋介石的故乡。

中国的历史文化类旅游胜地,多以历史名人作为招引游人的标识,溪口雪窦山风景区也如此。雪窦山上的布袋弥勒佛,山下古镇上的历史人物蒋介石,“一佛一人”,成为各地游客争相关注的最大看点。人间世事,讲的无不是因缘投合。溪口的朋友们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历史巧合:千年之间,连接布袋和尚与蒋介石两者之间,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。

他叫蒋宗霸,五代后梁人,他是蒋姓迁居明州后的第二代先祖,后迁居奉化境内离溪口不远的三岭村,成为奉化蒋氏的始祖。蒋宗霸曾任明州评事等地方官员。之后弃官礼佛,拜离村不远的奉化岳林寺布袋和尚为师,还一度随师云游四

## “礼佛看人”到溪口

方,成为他的嫡传高足。因蒋宗霸常念“摩诃般若波罗蜜多”,人称“摩诃居士”,溪口蒋姓族人则尊称他为“摩诃太公”。

从蒋宗霸之孙“紫金光禄大夫”蒋浚明起到南宋末期的150年间,小小三岭村竟出了11位之多的进士。熟知奉化前朝地情的元代大文学家黄缙,这么夸说奉化蒋氏:“宋三百年蒋氏与之相始终”。

蒋介石出生于溪口镇上的一个礼佛世家,与宋美龄结婚之前,他就有了较深的佛缘。1931年,为了纪念蒋氏远祖蒋宗霸,由蒋介石出资、蒋发妻毛福梅出面,在蒋氏祖宅丰镐房之北不远建造了一座摩诃殿。2006年5月,“摩诃殿”成为“蒋氏故居”名下的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史迹点。对于蒋介石生前竭力推崇身世特殊的先祖蒋宗霸、蒋浚明此事,后人推测他的心理不外是:家世渊源,事非偶然。

“礼佛看人”到溪口,趁着大美春光,不妨让我们捷足先登雪窦山。

巍峨的浙东四明山脉,有峰二百八十之众,而雪窦山自古秀甲四明,号称“四明第一山”。雪窦山之瀑雄而柔,溪纯而曲,峰峻而灵,岩险而秀,谷翠而幽,自然风光尤以飞流急泉最负盛名,古有“瀑布山”之称。

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。五代时期至今的千余年间,雪窦山的佛教常以“国家级”的不俗姿态横空出世。从五代时期布袋和尚多次上雪窦禅寺讲经弘法,到北宋宋仁宗心目中的“应梦名山”、佛俗公认的禅宗传播中心,再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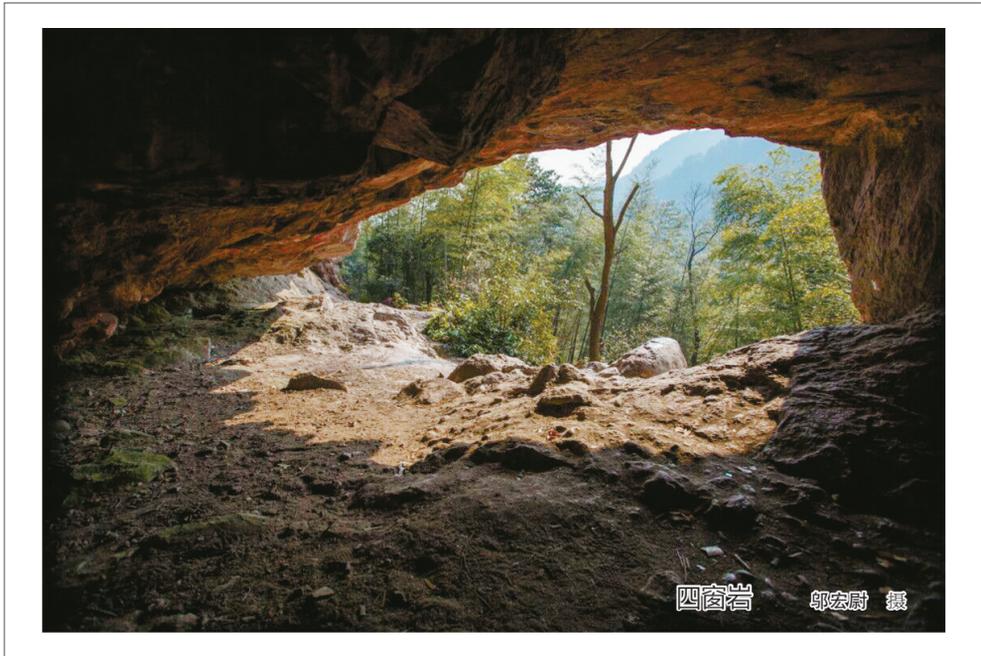
南宋成为全国禅院“五山十刹”之一。再回头看看近百年间,从上世纪30年代民国佛学泰斗太虚大师,在中国佛教界首倡把雪窦山列入佛教五大名山,到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赞同太虚大师此说,再到当代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在雪窦山建造露天弥勒大佛,2008年11月大佛落成开光,更有之后发展的喜人趋向:2013年以来,在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关怀下,奉化新一轮雪窦山建设全面铺开。不日,雪窦山弥勒大佛将与弥勒圣坛、弥勒楼阁、弥勒内院、弥勒宝塔,成为当代中国佛教五座新地标。

“点头忽动岩前石,听法时来涧底龙。”一位宋代诗人面对雪窦山水与人佛互动的情形,曾挥笔写下了这句传神的诗句。当下,处于复兴时期的雪窦山佛教,这般盛况得到了生动的重现。

雪窦“礼佛”之后,就让我们下得山来,到往溪口镇,去“看人”。

溪口别称武陵,它以灵仙雪窦为枕,秀媚剡水绕膝,一派绿野平川,清溪舟筏,烟霞牧歌,宛若武陵桃源。进入清末民国时期,这片饱含诗情画意、古意的土地,忽而风生水起,遭遇惊天巨变——从1911年1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参加推翻清庭、光复杭州的决战,到1949年4月25日在解放军隆隆炮声中,黯然抛别故里、败守台岛,近四十个春秋里,这位土著的溪口盐商之子,令这座古镇历经了从极度躁动,继而空前繁盛,最终又重趋平静与散淡的传奇过程。

随着如潮客流,我们跨入了溪口



## 太虚

曾谕安

不谈因果

夏日浓荫便又短了几寸  
放生池和月季花都已弃置  
八百年前的茶器面貌丰富  
躲在殿堂一角尽量隐藏层次

从左边上去,右边是灰墙  
唯心主义的砖埋在莲花座下  
窗外松枝或榕梓  
无非蒙受一部袁老经  
茶声所拂,松涛所吟  
仅以消速度过这一日

宽袍大袖隐于恒久沉默的桌面  
难以抹去四面八方的苦

## 黄衫女子

小余在梦中对我说。

“我不能确定她是不是那个唱歌的黄衫女子,但是又如何,不是又如何?”我说。

“所以你没有留下她的联系方式,明明她的手机都在你手里。因为黄衫女子本来就是人生的一个偶遇。”

乌镇染布坊的偶遇让我重新记起了小余,在公司里,他内向沉静,把我看做唯一的朋友,他曾经说过:“之所以把你当做朋友,是因为我喜欢金庸,而你喜欢古龙。这个江湖既有金庸又有古龙,是何等的快乐。”但我知道小余是不快乐的,年前遇到前公司的同事,他说小余十年前就离开了宁波,去向不明。

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,如果现在见到他,他还读金庸吗?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小余也像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黄衫女子。上个月,去邻县的一座茶山参加一个叫《寻茶记》的活动,活动在一场琴箫合奏的旋律中拉开序幕。茶山中间布置着一个四面透空的竹屋,竹屋的顶部披挂着一青一白两条长长的布幔,风吹动布幔,涟漪如水波。那弹古琴的女子一袭淡黄色的轻衫,琴声空灵缥缈,在她指尖中流淌。而茶树间,数名头扎蓝布花巾、婀娜轻盈的女子,一边跳着轻快的舞步,一边采茶。那段时间,重读武侠,正看《倚天屠龙记》,眼前的一幕让我记起了小说中最惊悚的段落:

瑶琴声铮铮连响三下,忽见四名白衣少女从东西檐上飘然落下庭

“既然你喜欢她,为什么不追上去,留个联系方式?”

小余摇摇头:“你知道黄衫女子吗?那只是江湖的一个传说,人生的一个偶遇。”

生命中总有一些人,与你有着一面之缘,但终究会擦肩而过。那一年,我回到奉化从事其他行业,至情至性的小余再也未见过。但不知为什么,如果街上走过一个穿着黄衫的女子,我总会格外地多看一眼。

数年前去乌镇,西栅染布坊的院子里挂满了色彩斑斓的成品布,最多的是乌镇特产的蓝印花布。明媚的阳光照在染布上,把精密的丝缕投射到地上、墙上、游人的身上,微风吹过,那些丝缕的投影就有了水波的微澜,人在布匹间行走,如同凌波微步。我有点微微地怔忡,这样的染坊通常是武侠电影里才有的场景。

“先生,能帮我拍张照片吗?”我的眼前蓦地出现一个黑发飘逸的女子,她淡淡地笑着,但过于白皙的皮肤深深藏起了笑容,她穿着淡黄色的唐装,衣袂飘飘,站在蓝印花布间,如同世外佳人。我接过她的手机,不知该如何按下眼前的绰约风姿?“随意好了。”她的声音温暖轻灵,我忽然想到多年前那个穿着黄衫的女歌手。她们也许竟是同一人?我在仓促间按下快门,那女孩拿过手机,飘然远逝,甚至不说谢谢。

“如果说了再见或谢谢,她还会在你的脑海里印象深刻吗?”那天晚上,

## 南慕容

她的歌声温暖轻灵,她穿着一件明丽的黄色外套,面如新月,目如点漆,黑发飘逸,如同从古代穿越到了现在。

十多年前我在港城从事国际货代,小余是我的同事,他经常带我去和义路上的一家演艺吧听歌喝酒。小余面白无须,清秀瘦弱,看上去郁郁寡欢,我不知道活在当下的年轻人何为何有这么多的不快乐?但只要轮到那个穿着黄衫抱着吉他的女歌手上场,他原本黯淡的眼睛立刻有了光芒——只有热恋的人才能拥有的这种光芒。

“她是四川音乐学院的学生,大三,暑期来宁波打工,穿梭于各个酒吧茶楼。”小余平日里滴酒不沾,但只要去那里听歌,他必然会点一扎生啤。

女孩安静地唱歌,有时是我不懂的英文歌曲,小余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那个女孩。那个女孩唱完三首就起身离场,没有鞠躬,没有说再见,也没有回头。就像刚进场的时候,直接就拨弦,甚至不介绍歌名。她一定是个决绝的人,没有烟火气的那种决绝。

女孩在港城呆了一个月,那一个月的时间是小余最快乐的时光。我注意到那一个月,女孩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黄色的。

“她为什么偏爱黄色?”我问小余,小余笑而不答。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  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 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  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 
足不出户,送货到家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
地址: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  
联系方式:0574-88571555 88881168